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元年
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疏

釋文但題莊公第三餘參準此史記魯世家桓公六年夫

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八年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釋文諡法勝敵克亂曰莊左疏引作勝敵克

莊曰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君殺申

志反下皆同通義云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即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義俗儒猥云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為魯之史非君子之經矣舊疏亦云言春秋者欲道孔子意春秋之內皆爾非止此處故舉其大號言之是以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

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然則宣公之傳不言子直以其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亦不由宣公非子赤之子故不言子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注據繼君不絕也疏君不絕

○說文糸部繼續也玉篇紹繼也大夫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不世諸侯世父死子繼曰世故不絕也

注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疏注隱痛至即位○隱三年

大焉故為子痛不忍書其即位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是也舊疏云莊公踰年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其表臣子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乃稱公耳然則莊公之行即位禮與否固不可知聖人以春秋治之則不忍即位也故不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注孫猶遁也疏通義云猶孫也者猶遜讓

去舊疏云凡言孫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於虞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猶彼文也○注孫猶遁也○說文遜遁也段氏玉裁注云六經有孫無遜大雅孫謀聘禮孫而說學記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論語孫以

出之皆慈之段借也春秋夫人孫于齊詩公孫碩膚尚書序將孫于位皆遜遁遷延之意故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公羊云孫猶孫也何云孫猶遁也鄭箋云孫之爲言孫遁也釋言曰遜遁也釋名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古就孫義引申卑下如兒孫非別有遜字也至部瑩字下云从玉玉至復孫孫遁也此亦有孫無遜之證何義蓋以上孫爲謙遜下孫爲遁孫故云猶也舊疏謂欲解彼此內諱奔謂之孫注言于齊者之皆爲孫遁月去之義恐非

盈諱文疏

通義云諱奔謂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舊疏云据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

魯也而言內者託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爲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言出者彼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穀梁亦曰諱奔也○注言于至諱文○舊疏云凡言于某者從此往彼之辭今此夫人實非始往而言于齊與公孫于齊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文同者盈滿其諱文若今始然也

于齊何注

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疏

注据公至來文○

桓十八年若有來文當如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下言夫人姜氏至自齊矣下二年注云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

奔喪致是也彼注卽据文九年爲說似此可不致而云未有
來文者舊疏云夫人如齊之時得公之命非無出道故如此
解也按詩齊風南山序箋云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卽位後乃
來左傳云不書卽位文姜出故也是夫人固在齊也詩疏云
其來年月三傳無文何氏及賈逵服虔皆以爲公憂思少殺
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其實本未歸
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
魯矣服虔云蓋魯桓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也惟
杜預以爲莊公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未來公以母出之
故不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旣至爲魯人所尤故三
月又孫于齊謂文姜來而復出非先在齊與前儒說異不可
從也按左傳明文姜出杜氏必欲故違三傳及先儒之說
因謂其二月反孔穎達依回其解似若留此二月餘時爲杜
孔藉口者而又增飾姜氏感公意而反魯入尤之而孫諸節
殊不念母也注固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也疏注固在
可解

○通義云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
年春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据魯史可見夫
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弑懼爲
國討留齊未返本非出奔孫文無所施今將迎而反之乃著
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
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

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詩疏引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念及於母不可以反故書孫于齊其實先在齊本末歸也亦用何義魏書竇瑗傳引服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孫于齊瑗又曰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

注

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

祭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疏

通義云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耐比至于練間無他祭

莊公卽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案正月以存君卽謂此年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莊公不書卽位故書正月以存君明已卽位與定元年之不書正月異彼卽位後也孔說正月存君非是存君者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莊公於去年桓公薨後卽已定位正月君雖不忍卽位臣子不能不執贄存之也夫人當首事者公時尚未婚娶故君母首祭事也○注禮練至宜也○存如禮記祭義敬愛則存之存彼注云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也禮記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疏孝子之喪

親應感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詩疏引服虔賈逵云桓公之喪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鄭氏小記注引此正月存親事則與何賈服並同矣襄二十九年傳正月以存君也彼爲襄公在楚故特發此傳此練祭亦是臣子痛君父沒已踰年禮而存之與正月存君同也穀梁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注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經義述聞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左疏駁之謂期月而練桓公以往年四月薨至今年三月未得一期何故已得爲練不知練應四月時已三月宜先宿戒故下注云月者起練祭左右孔疏所云未足以難穀梁也傳云念母必行練時乃許念乎俞云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書孫于齊傳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之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何以不稱姜氏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

注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疏注据夫至邾婁

貶疏

通義云貶去姓者惡

其驢姓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左傳云絕不爲親禮也疏引左氏先儒謂莊公繼母不復以之爲親爲父絕母得禮尊父之義故曰禮也自是正解唯杜以爲宜與齊絕而復奔齊故去姜氏以示義夫姜與兄殺君何止於責卽與齊絕文姜遂無罪乎春秋爲臣子明義故二傳皆責莊公也而辭例又以莊公當以母淫于齊而絕其齊親內全母子之道故經不稱姜氏夫責莊公絕其何爲

曷爲貶注据俱以孫爲文與

弑公也

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與殺通義云等與弑公而

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詞絕之則無惡矣於其喪歸乃復以少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詞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按詩疏引服虔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

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賈義同是皆以弑公罪文姜而杜氏釋例乃謂弑公之謀姜所不與又謂夫子以為姜氏罪不與弑夫即以今律論姦夫弑死本夫姦婦雖不知情尚應縲首文姜果不知情乎杜氏直是為司馬昭賈充寬解若曰高貴鄉公之死成濟弑之耳其與弑公奈而司馬昭即以撫尸一哭掩其弑君之罪矣

何夫人譖公子齊侯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疏注如其事曰訴○後

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如其事曰訴說文言部訴告也或从言作訛或从心作愬論語顏淵篇膚受之愬注愬已之寃也漢書五行志引作訴○注加誣曰譖○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加誣言曰譖說文言部譖愬也論語憲問篇愬子路於季孫集解引馬曰愬譖也左傳成十六年云卻犇訴公子晉侯注訴譖也是對文異散則通也而譖重於訴玉篇言部譖讒也廣雅釋詁譖誣也詩小雅雨無極云譖言則退箋云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漢書孫寶傳蒙受寃譖並有加誣之意

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注以淫於齊侯所生疏舊疏云

誣此言非謂桓公實有此言何者正以夫人之至在桓三年秋子同之生乃在六年九月故也桓十七年舊疏引或云蓋在齊之日已其私通魯侯知之悼恨之言耳按史記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

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以告襄公詩南山序云鳥獸之行淫於其妹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又猗嗟序云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襄通或說是也姦淫之事生於狎處故知未嫁之前卽與淫通所以人有此語桓公知而謫之則此公曰云云亦可知桓公實有此語所謂加誣者姜雖與襄通同不必卽齊侯所生桓公甚其詞以斥姜耳若本無此事公曷爲憑空有齊侯怒與之飲酒注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

此語乎

爲憑空有齊侯怒與之飲酒注

欲醉而殺之禮飲酒不過三

爵疏

注欲醉而殺之○齊世家襄公與魯君飲醉之○注禮飲至三爵○禮記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灑如也二爵而言言斯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鄭注禮飲過三

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宣二年左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蓋禮飲不過三爵詩賓筵云三爵不識也詩疏引異義韓

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金士以梓一升

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鬴鬴

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

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

其實曰觴引禮者蓋桓公不止三爵因爲酌酒者示戒於

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注於其將上車時疏傳

釋詞焉猶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擗幹而公羊於其出焉於其乘焉定四年於其歸焉猶也耳

殺之注

幹脇擗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擗折其幹疏

舊疏云此與上於其

乘焉二句連讀之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詩南山疏引作拉幹而殺之玉篇引作拉公幹而殺之皆作拉段氏玉裁云依說文當作協許云摺也从乎彐聲作擗者或體也作拉者段借字也按史記魯世家作摺范雎傳折脅摺齒鄒陽傳作摺脅折齒漢書作拉脅折齒字異義同釋文本作協音路合反本又作擗亦作拉皆同齊世家云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詩南山箋作搯殺之疏引說文搯捉也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注幹脇○各本無此二字依詩南山疏引補詩駟傳云良馬腹幹肥張也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是脅稱幹也爾雅釋畜在幹第方郭注幹脅脅國語晉語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韋注駢并幹也按釋文幹音古旦反脇也是陸本不脫○注擗折至其幹○舊疏云折音如字說文是部邈協也手部協擗也引公羊傳曰協幹而殺之又拉摧也摧亦有折義廣雅釋詁擗折也文選吳都賦拉擗摧藏注拉頓折也又云菹擗雷殛崩巒弛岑注菹擗雷殛崩弛之聲也管子大匡篇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脅卽擗也桓十八年左傳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注上車曰乘彭生

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是也扶宋本作挾誤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

注据貶必於其重疏

注据貶至其重○僖元年傳云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

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注**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故必於其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

不與念母也

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是也

不爲不孝距蒯賁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

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

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疏

穀梁傳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謂妻當順天道以事夫文姜弑君是不順乎天故天絕之婦當受夫之命文姜從齊侯之命以弑夫是不順乎人故人絕之臣子受君父之大命得貶退夫人亦此不與念母之意也○**注**念母至道也○禮記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謂取父之道以事母其恩愛雖同而服制則異見家無二尊之故文姜以母弑父念母則忘父矣禮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若念母則但知母矣○注故絕至不孝○舊疏云謂貶氏是也繁露精華云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說苑辨物篇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經韻樓集云或曰魯文姜之罪若何曰以趙盾可書弑例之春秋据實書之當日夫人弑公于齊左氏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何休說公羊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莊公絕文姜不爲不孝烏乎唐中宗知此可以處武后矣○注距蒯至不順○宋本閩本作躋當据正哀三年傳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距之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者是也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作辭蒯躋之命不爲不聽其父卽哀三年傳所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又云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禮記疏引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氏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義亦以公羊所云爲公義左氏爲私恩也○注脅靈至不敬○莊二十五年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注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

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
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是脅靈社不爲不敬也繁露精華云脅
嚴社不爲不敬靈說苑作劫嚴社而不爲不驚靈按繁露說
苑並有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之語似並成語○注蓋重至
於下○舊疏云此蓋詰爲皆也與隱三年蓋通乎下之蓋同
漢書禮樂志注師古曰蓋語辭也亦通周道尊尊春秋雖改
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重本尊統之義以上治下以尊治卑
以義治恩仍一本周道也繁露精華云故變天地之位正陰
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也○注貶者至
當誅○包氏慎言云不與念母者絕而奪其母子之恩也何
氏云念母則忘父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貶者見王法
所當誅是言弑夫者王法所不貸王誅不加子當以義斷恩
遠之故不與念母然則王法者春秋之法也文姜幸逃法誅
聖人以春秋之法誅之爾○注至此至母也○舊疏云注言
此者欲道桓十八年公如齊之時不貶意也貶於此罪夫人
并責莊公也○注又欲至之義○舊疏云又欲以孫爲內見
義者正言道魯臣子不合誅夫人之意定四年疏引見義下
有言孫者三字當据補禮疏引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
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
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誅殺之殺
之士官也据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
母者夫妻以脾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

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故禮記檀弓云子弑父凡在
宮者殺無赦鄭注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孔疏如鄭此注似
父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
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
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亦此類也○注非實至左右○
通義云公孫曰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按閔二年九月夫人
姜氏孫于邾婁彼注云彼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然則
此有罪書月正是其例而言起練祭左右者見夫人非實孫
特書月以起練耳但言春不明也喪服小記云故期而祭禮
也期而除喪道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
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
也桓公薨於上年四月今年四月一期故爲練祭左右也謂
之練者所著服也禮記檀弓練練衣黃裏練練注小祥練祭
冠練中衣以是爲內練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練纁之類明外
除是小祥著練中衣故曰練也

夏單伯逆王姬疏

左氏作送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以稱字也禮諸侯三

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

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疏

注以稱字也。○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

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范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親命

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

也。通義云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

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

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鄆。單伯如齊。單伯

至自齊。并是內大夫之詞。且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

後築館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

通也。按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

功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

子者也。此與命卿異。禮記王制所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

是尋常命卿。春秋仍應書名。左傳僖十一年所云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者也。曲禮下云國君不名卿老世婦。注以卿老爲

上卿。自謂本國之君不名耳。春秋所不名。自爲貴賢張義也。

魯有憚邑。或作闡。疑單伯食采於此者。此與十三年之單伯

應一人。人文十四年之單伯。或是其子若孫與。○注禮諸侯至

一人。○舊疏云皆書傳文。禮記疏引書傳云諸侯之於天子

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

人號曰命諸侯。不云兼地者。文不具矣。又引云貢士一不適